

摄影卷

邬志斌

作品

阳光出版社

银川市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YIN CHUAN WEN XUE YI SHU JING PIN GONG CHENG

系列丛书 主编 张秉东 郭文斌
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摄影卷

郭志斌

作品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邬志斌作品 / 邬志斌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12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 张秉东, 郭文斌主编.
摄影卷)

ISBN 978-7-5525-1677-7

I. ①邬… II. ①邬…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621号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摄影卷

张秉东 郭文斌 主编

邬志斌作品

邬志斌 著

责任编辑 王 燕

封面设计 张亚丽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84

开 本 787mm×1092mm 1/12

印 张 4

字 数 2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77-7/J·122

定 价 308.00元(全7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王 玮

主 编：张秉东 郭文斌

副主编：赵 杰 何立宏 陈国鸿 张治军 韩 东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玮 孙 燕 李德超 李向荣 张秉东

张治军 苏炳鹏 何立宏 陈国鸿 赵 杰

秦 斌 郭文斌 郭国军 韩 东 韩银梅

封面题字：吴善璋

目录

贺兰山口消逝的村庄 /1

贺兰山口消失的村庄 /4

跋 /43

为历史存正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立时吸引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成意义和激励作用,对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艺术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作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好祝愿。



邬志斌

WU ZHI BIN

1959年10月出生,内蒙古包头人。毕业于宁夏大学,副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银川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任教于宁夏大学新闻学院。

专题摄影作品《硬卧车厢》《大墙里的演出队》《赶着羊群下贺兰》《寻找中华脸谱》《乌金淘客》等,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万象——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摄影展、大理国际摄影节、腾讯摄影师联展、2014北京国际摄影周、2014北京草场地三影堂联展、快拍中国24小时等国际、国内摄影展赛中入展和获奖。作品入选《中国故事》《逝者如斯》《人民摄影1991-2001年精品集》《中国人本》《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等大型丛书、画册,部分作品被美术馆收藏。多组系列照片发表于《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家》《大众摄影》《人民摄影报》《凤凰周刊》《东方早报》等知名报刊,创作的摄影作品曾被中央电视台摄影频道、朝闻天下及腾讯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贺兰山口消逝的村庄





站在贺兰山上,羊倌贾明仓注视着山下的这个小村庄,感到劲烈的山风吹过脸庞。自古以来,贺兰山就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宁夏银川平原分隔开来,山外是牧业文明,山内则是农业文明。贾明仓面对的这个金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正好位于两种文明的交汇处。村民们像先民一样,世代以放羊为生。如今,这个小小的村庄就要整个儿从山上搬迁到平原。2002年,我见证了 this 村庄从牧业走向农业的全过程。

贺兰山口消失的村庄

站在贺兰山上，羊倌贾明仓注视着山下的这个小村庄，感到劲烈的山风吹过脸庞。自古以来，贺兰山就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宁夏银川平原分隔开来，山外是牧业文明，山内则是农业文明。贾明仓面对的这个金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正好位于两种文明的交汇处。村民们像先民一样，世代以放羊为生。如今，这个小小的村庄就要整个儿从山上搬迁到平原。2002年，我见证了这个村庄从牧业走向农业的全过程。

在贺兰山口的崖壁周围，布满了数以千计的岩画，那是古代少数民族如同史诗一般放牧生活的画卷。贾明仓对这些岩画再熟悉不过，他16岁就从甘肃来到这里当羊倌，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

皮肤黝黑的贾明仓长得有点儿像保尔·柯察金，在阳光下如同一尊铜雕。“放不成羊我就回老家，娶媳妇！”贾明仓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几乎给村里每家人都放过羊，但这17年来没丢过一只羊。“封山十几年了，去年才真正封死，现在羊不能上山了，谁知今后会怎样？”贾明仓的这句话道出了贺兰山口金山村12户人家的心事。世代与岩画相伴的村民们，他们那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就要被打破了。

2002年4月，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贺兰山封山禁牧，同时为了保护岩画，村庄要进行搬迁。消息传来，村民们开始焦虑起来。老乡们说：“养羊就好比建了一座银行，羊绒能卖钱，羊肉也能卖钱，财富从羊身上取之不尽”。如今，他们将不得不放下手中拿了几辈子的鞭子，去面对那完全陌生的农田。这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畜牧生活方式将彻底终结。

新政策颁布还不到一个月，贺兰山口金山村

就卷入了搬迁的纷乱之中。

“房子盖了两个月，拆起来只用三天。”5月14日，我在金山村看到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们一起拆房。那是一幢挺好的砖瓦房，但是很快就尘土飞扬，成了一片断砖残垣。有人家搬迁了，这是一个开端。

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是范金财的母亲，她心疼地告诉我，这房子是她的家，1989年盖的时候还没通公路，一块砖9分钱，运费1毛钱，光拉砖就拉了一个月，盖了整整两个月，如今三天时间就拆光了。虽说政府给补偿了3万块钱，但面对即将毁弃的故居，老太太的不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

老太太的女儿忙着在路口给羊喂饲料。她说因为有这条大路，喂羊很方便，全村只有她家没雇过羊倌——自己的羊，家中老人不放心别人放。

在范老太太拆房的同时，不少村民还在观望，有些人就是不肯动窝，几乎成了“钉子户”。

“如果不解决问题，就死也不下去！”说这话的范金海理直气壮，大概是钉子户中最厉害的一个。5月20日中午，一辆吉普车驶进金山村，车上坐着金山乡人大主席、副乡长、村书记和乡土地所长。一行人前来查看搬迁户情况，前面几家都好，但是到了范金海家之后，事情就不顺了。

即便面对这批领导干部，范金海也是毫不妥协。一来他手里有土地证，二来他哥哥去世后留有后人，问题上没有彻底解决（范金海兄弟两个，哥哥在几年前患病去世，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儿子。聪明过人的小儿子如今接过羊鞭继续放羊）。不知哪位领导出言不逊，激怒了范金海，他一直追到路边，将手里的证件都摔到了路上。范金海的母亲则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嘴里乱叫嚷，周围的乡人感觉很没面子，直躲我的镜头。

没想到仅仅四天之后，我再得到范金海的消息，就是车毁人亡。

“山上出大事了，今天要埋人呢！”村民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紧上山，说是范金海出车祸了。刚到村东坡的墓地，我就看到范金海的老母亲哭喊着朝石头堆撞去，被周围的人拉扯住了。一对穿着孝服的小兄弟跪在地上掉泪，脸上还带着稚气。家里人告诉我，孩子学习很好，可怜的是这么小就没了爹。这事真让人难料，四天前我才去过范金海家，亲眼看到一个大活人振振有词地跟乡领导辩论，谁能想到今天人已经不在了。

墓周围还堆放着不少纸活儿，有一盘象棋和一部手机，制作得很逼真，据说是死者生前的心爱之物。当高高的坟头堆起后，吹鼓手那没了魂的哭丧调就响了起来，回荡在乱石滩上，听了叫人心寒。

“鬼房子要了两个人的命。”目击车祸的村民坚持这样的说法。车祸死了两个人，除了范金海之外，另一个遭遇不幸的是范存孝，因为年龄排行老大，人称范老大。范老大拉了一车石头下房基，多装了一块“鬼房子”的石板，没想到就是这块石板在翻车时撞到了两人身上。

那所“鬼房子”我见过，就在公路边，很大的一幢房子无人居住，村里人都说这是一个“鬼房子”。当时我去看过这房子，范老大还笑着对我说，房子闲了八年，没人敢住，原因是住到半夜，房门自己就开了，而且瓶瓶罐罐叮叮当当乱响。

因为肇事的驾驶员是范存孝的妹夫，范金海家向范存孝家提出赔偿要求，得到了2万元钱。我问范老大留下什么后话没有，范老大的弟弟说：“鬼房子的搬迁补偿费给了3万元，哥哥心里很满足。”

“那是‘神神’待的地方。”村里人迷信，有人

说,死的两个人招惹过龙王庙,曾把驴和羊圈到庙里。还有人说,搬迁不该把棺材搬下山,老房子也不能动!

范家请来6个道士和一班吹鼓手,要念两昼一夜的大经为死者超度,那阵势煞是宏大。道士们忙着写挽联,布置灵堂,吃饱喝足了,开始请神布道。

参加范老大葬礼的村民们穿得挺干净,大多是西装。给范老大买的纸活儿也很讲究,汽车、洋房、电视都有,电视屏幕上还贴了一个打电话的日本女星。一个朋友说,喝酒和交朋友是范老大生前的爱好,老范没白活。

除了请道士,至今村民的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先民的生活痕迹,譬如敬山神、请圈神、给泉眼献牲,等等。

“人老了。神仙也喜欢年轻的女人。”65岁的方兰英说自己已经很久不作法了。以前金山村请“神神”可都离不开她。这是一件大事,需要“神婆”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做。方兰英早先以卜卦、看相为生,算是方圆十里的名人。

“要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实在无法说”,老人回忆道:“过去苦糟了。当年嫁过来时,一口铁锅,半个砂锅。老伴去世那年,孩子还小,我靠抓发菜、拾蘑菇、抓蝎子、捡鹿角、挖药材过生活。后来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还上账,买了摩托车和四轮。现在是享上福了,儿子很孝顺。这几年生活刚好,就让人搬下山去。反正上面是死,下面也是死,我就是不下山。”

乡领导坐吉普车来的时候,也到了方兰英家。当时她大喊吃亏,说自家是砖房,给的却是土房价,并说一个寡妇下山如何是好……

村民们陆续搬下了山,羊大多廉价卖了,剩下的只有暂时放养在三公里之外早已废弃不用的村北老羊圈。一个月后,下雨导致老羊圈坍塌,砸死了几只羊。羊倌说,这个羊圈镇不住了,得请圈神爷。方兰英又取出多年不用的皮鼓等道具,赶去做法请神。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搬进新家的老乡们生活得怎么样了呢?我来到位于省道公路旁的金山村新居。

在平坦的公路旁,一排排外表铺着瓷砖的砖房依次伫立,背后则是辽阔的原野。

推开一扇雕花的防盗门,我看到一间气派得可以赶上城里大干部的住房。这是女村长庙月萍的新家。女村长和她的丈夫比先前在山里时富态多了,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我问她新房子花了多少钱,回答是六七万。与山上相比,山下的这里是一步跨入小康,差距太大了。

“许多人家花钱雇人锄玉米地呢。”女村长笑着对我说,“山上的地小,还没有屁股大,好种;下山后,分给了宽展的大地,反倒不会种田了,地也整不平。”

“新房子再好,也不如在山上住着舒坦。”女村长的老父亲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过去在山尖放羊,不光能采蘑菇,看得也远,能看到银川,还能看见黄河,心里敞亮得很。现在住在公路边,空气不好,还吵得慌。

女村长给我介绍说,下山的村民按人头分给两亩地,政府给了许多优惠政策。金山村念书的孩子,大多寄养在县、乡的亲戚家,现在有100多个孩子,政府有意给建一所小学。说着,女村长的手机响了,有村民纠纷要处理,她利索地骑着摩托车

消失在暮色中。

金山村原来是全县的首富村,人均年收入5000元,主要就是靠发“羊”财。这是老乡们不愿下山的主要原由。从山地到平原,村民必须要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世代以牧为主的生活,使他们早忘记了刀耕火种的把式。

在搬迁那一年的中元节,贺兰口的乡亲们又上山了。他们聚集到龙王庙前敬山神——这庙也不过是一所土房子,坐落在村外。年轻人拾来柴禾,在大桑树下用石头支起一口大锅。老乡提来两只羊羔,先敬龙王,再敬山神,相当郑重其事。

“山神爷收下了!”看到静静站立的羊羔浑身一抖,一个长者用权威的口气下了判断。于是老乡们开始行动起来,利索地收拾了羔羊,而后把五脏蹄子献上神龛,烧了不少纸,又献上两瓶银川白干。这时,所有人齐刷刷跪下了,面对那扇土墙高呼:“爷爷啊,全村老少都给你来上供,你多多地下雨,让草旺旺地长,保佑我们贺兰山口人畜兴旺……”仪式结束后,村人又很正式地请来看管贺兰山岩画的贺秘书长,从锅里捞出大块的羊肉,共享山神爷的克什(祭品)。

在村民搬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像抢东西一样拍照片。最终,村民还是搬走了,只留下了一座静静的山。从贺兰山口到宁夏平原,从岩画相伴到黄河灌溉,从羊圈到农田,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今后都将面对全新的生活。

从这以后,我上山就再也没见到村民们熟悉的身影,或许那次献牲就是他们向故土家园最后的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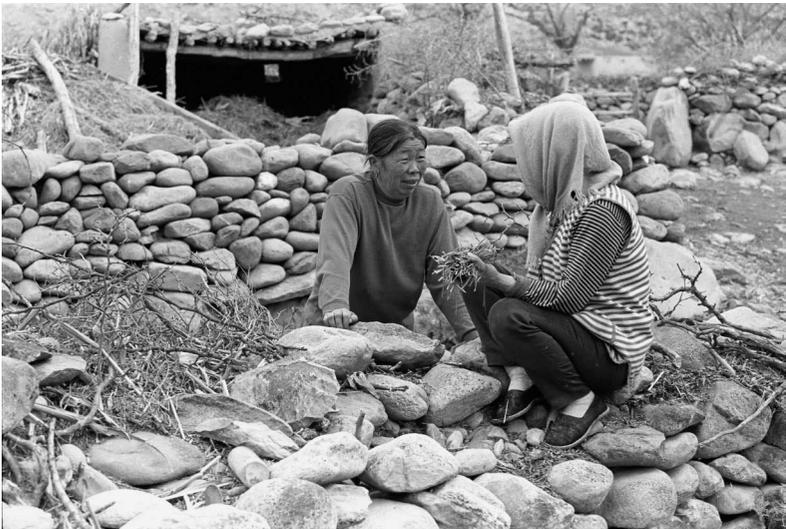
撰文、摄影/邬志斌



泉水村中过



老哥们儿相聚



围墙上拉家常



喂料



牧归时,羊倌清点羊只格外细心



祈福



百年羊圈



节气到来祭拜圈神



喝茶羔羊



羊倌的居住地疑似堡垒工事



迷宮羊圈